

寓意草
十一

子仙珍藏

西昌喻嘉言先生著

寓齋志草

宛

章

寓意草自序

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後
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音是
也醫孰無意而淺深絲是柄鑿絲是徑庭絲是而
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絲是意之凝釋剖判荒
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於格致而其辨尤
嚴於欺慊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恒苞
於粹白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

升墮可憐先儒人鬼關之辨精矣曰謂醫事中之
欺慊即眾人之人鬼關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艷而
稱儒儒之誦讀無靈者輒徒而言醫究竟無主之
衷二三雜揉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求其拔類者
長沙一人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寥寥易
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遡三氏淵源乎夫人生
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忍懷僥
倖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

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即致
知尚恐逐物求知乃終日勘病不知病為何物而
欲生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
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不靜氣微心
呼吸與會始化我身為病身負影隻立而伸吟愁
毒悅忽而來既化我心為病心苟見其生實欲其
可而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
詳蚤已內照他病未痊我身先瘁淵明所謂情

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一念多於生死輪上
寂寂披迴不知者謂昌乃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
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能
得况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
冥靈之下神挺自穎邇年先議病後用藥如
射者引弓預定中的之高下其后不失亦自可
觀何必剗腸滌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遍歷
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日態日紛三年

之久不鳴一邑幸值諫議直臣胡老先生建言歸
里一切修舉悉從

朝廷起見即昌之一得微長并蒙格外引契參
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貲付梓其意
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憇痛以登斯
民於壽域而為

聖天子中興燮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
能哉

肯

崇禎癸未歲季冬月西昌喻昌嘉言甫識

寓意草目錄

先議病後用藥

與門人定議病式

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症

金道賓後案治真陽上脫之症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症治驗并詳誨門人

治金鑑傷寒死症奇驗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症治驗

治錢仲昭傷寒發痧危症奇驗

治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奇驗

辨黃起潛黃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附戴陽症

辨王玉原傷寒從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答門人問蔣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推原陸中尊瘧患病機及善後法

力爭截瘧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症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面議何茂倩令媛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辨痢疾種種受症不同隨症治驗

共七案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療之法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症有五可治

論黃湛侯吐血暴症治驗

論聞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論顧枚先失血症治病機比常不同

面論顧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驗

面論姜宜人奇症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治陸令儀乃堂肺癰奇驗

面議郭台尹將成血蠱之病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吐血治法

治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病奇驗

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症宜用緩治法果驗

面議倪慶雲膈症臨危再生奇驗

論吳聖符文學單腹脹治法

面論大司馬王岵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

附答柬

直敘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直推王岵翁公祖病後再候貽患

直敘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面論徐嶽生將成痿痺之證

論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論錢大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

論浦君藝喘病療治之法奇驗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肺病誤藥之治驗

辨江鼎翁公祖頤養天和宜用之藥

論張受先先生漏症善後之宜

詳吳太封翁疝症治法并及運會理勦寇之事
詳辨諫議胡白臣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論顧明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法

論袁聚東痞塊危症治驗

論楊季蘅風廢之症并答門人四問

治葉茂卿小男肺病奇症効驗并詳誨門人

議沈若茲乃郎腸癖危症并治驗

辨治楊李登兩女奇症奇驗

直敘顧諱明兩郎佈痘爲宵小所誤

論劉筠翁長郎失血之症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症治法不同

面論李繼江痰病奇症

治吳添官乃母厥顛疾乃自病真火脫出之驗

論體盛絕孕治法

華太夫人餌朮方論

陸子堅調攝方論

與黃我兼世兄書

辨黃鴻軒臂生癰癤之症并治驗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寓意草

西昌喻

先議病後用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岐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眾。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識病之世界。其天枉不可勝悼。或以爲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

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卽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庸師以摸稜迎合之術。妄爲擬議。迨藥之不効。多言答于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議用也。危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爲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症治一書。先論脈。次因次症。後迺論治。其書卽不行。而心法一書。羣方錯雜。則其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又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

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眾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爲未備。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卽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卽某病之以某藥爲良。某藥爲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爲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

人登壇指顧。後効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卽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

胡白臣先生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藥者。

與門人定議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

稍効。某藥不効。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瀉無有。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症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爲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爲加減和合。其効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眾信從。允爲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

某齡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脈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症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推十二經脈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脈見何脈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爲何病者。名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宜通補瀉輕重滑瀉燥

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爲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効於何時者。逐欸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

胡尚臣先生曰。此如條理始終。然智聖之事備。論金道賓真陽上脫之症。

金道賓之診左尺脈和平。右尺脈如控弦。如貫索。上中甚銳。予爲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必

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慾三年。服人參
勛許。迄今諸無所苦。惟閉目轉盼則身非己有。恍若
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再四求疏方。未
知方中之意。歸語門人。因請立案。予曰：凡人佳治當
前。賈勇以明得意。又助之以麴蘖。五臟翻覆。宗筋縱
弛。百脈動搖。以供一時之樂。不知難爲繼也。嘗有未
離女軀。傾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慾
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不爲乎。
抑爲之。不能乎。不爲者。一陽時生。斗柄常運。不能者。
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

百年有嘗。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卽病能非一。陰陽時有亢戰。旋必兩協其平。惟大醉大勞。亂其常度。二氣乖乏。脫離所爭。不必其多。卽寸中脫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無耦。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罅漏。而緘固之。斷鰲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所。而博搜以異弋。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貲。究鮮實益。蓋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龔瞶。上脫者。身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着而肉多青紫。昔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寓。一笑。

而逝者。此上脫也。又有人寢而遭魘身如被杖。九竅
出血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下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
又暴。不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畸而脫者。右從下。左
從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
者。陰陽相乖。補偏揀倣。宜用其偏。久病者。陰陽漸入。
扶元養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誤以重藥。轉增其竭絕
耳。引用之法。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夜服。
從陰以引其陽。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晝
服。從陽以引其陰。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把。雖
登高臨深。無所恐。發表攻裏。無所傷矣。經云。陰平陽

秘精神乃治。正謂此也。善調者使坎中之真陽上升。則週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生。便葭管飛灰。天地翕然從其陽。使離中之真陰下降。則週身之氣如夏至一陰初生。便要蠲迭應。天地翕然從其陰。是身中原有大藥。豈區區草木所能方其萬一者耶。

胡白臣先生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橐籥理固然也。

金道賓後案

金道賓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之病。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構精時一點。

真氣結爲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結兩岐卽兩腎也。腎爲水藏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爲真陽卽此義也。真陽旣以腎爲窟宅而潛伏水中凝然不動。嘿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年之用。惟夫縱慾無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夫陽者親上者也。至於露則鼻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屑越。孰從把握之哉。所謂神魂飄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爲冬水收藏之本。無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督脈縮而不舒。且眩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由自伐。

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收藏之運。有一不稱其職。便爲不治之症。今奉藏者少。奉生者更少。爲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爲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經寒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年間如處絕域。居圍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煎劑治之。劑中兼用三法。一者以瀉固脫。一者以重治法。一者以補理虛。緣眞陽散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效。于是爲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實有鬼神不覷之機。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

明之。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魚池中。不則其魚乘雷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沈重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玄奧也。故治真陽之飛騰屑越。不以鼃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此義直與奠玄圭而告平成。施八索以維地脈。同符合撰。前案中所謂斷鰲立極。蚤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瀆也。瀆則魚亂于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旨者。觀其命方之名。有云三才封髓丸者。有云金鎖正元丹者。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

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盞中
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息之說。亦蚤已言
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凝然與真陰相戀。然後
清明在躬。百年嘗保無患。然道賓之病。始於溺情。今
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爲情所壞。惟是積精
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積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
庶乎參天之幹。非斧斤所能驟傷者。若以其時之久
而難於需耐也。彼立功異域。嚙雪虜庭。白首始得生
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三年。爲丈夫
行。可收桑榆者。亦蚤已言之矣。今以藥石生之。更不

得不以苦言繼之。僕不自度量。輒以一葦障狂瀾也。其能乎否耶。

胡貞臣先生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日樂。一微而終日悲者。

辨袁仲卿小男死症再生奇驗。并誨門人。

袁仲卿乃郎。入水捉彭蜺爲戲。偶仆水中。家人救出。少頃大熱呻吟。諸小兒醫以鎮驚清熱合成丸散與服。二日遂至昏迷不醒。胸高三寸。頸軟。頭往側倒。氣已垂絕。萬無生理。再四求余往視。診其脈。止似蛛絲。過指全無。以湯二茶匙。滴入口中。微有春意。謂之曰。

吾從來不懼外症之重。但脈已無根不可救矣。一趙姓醫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縱有靈丹不可復活。余曰：此兒受症何至此極？主人及客俱請稍遠待。吾一人獨坐靜籌其故。良久曰：得之矣。其父且驚且喜。醫者願聞其說。余曰：驚風一症，乃前人鑿空妄譚。後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幾千百億兆。昔與余鄉幼科爭論，殊無證據。後見方中行先生傷寒條辨，後附瘧書一冊，顛言其事。始知昔賢先得我心於道，爲不孤。如此症因驚而得，其實跌仆水中，感冷濕之氣，爲外感發熱之病。其食物在胃中者，因而不化。當比夾食傷

寒例用五積散治之。醫者不明。以金石寒冷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神識因而不清。其食停胃中者。得寒涼而不運。所進之藥。皆在胃口之上。不能透入。轉積轉多。以致胸高而突。宜以理中藥運轉前藥。倘得症減脈出。然後從傷寒門用藥。尚有生理。醫者曰。鼻如烟煤。肺氣已絕。而用理中。得毋重其絕乎。余曰。所以獨坐沈思者。正爲此耳。蓋烟處不過大腸燥結之徵。若果肺絕。當汗出大喘。何得身熱無汗。又何得胸高而氣不逼。且鼻準有微潤耶。此余之所以望其有生也。於是煎理中湯一盞。與服。灌入喉中。大爆咳一口。果

然從前二日所受之藥一齊俱出。胸突頓平。頸亦稍硬。但脈仍不出。人亦不甦。余曰。其事已驗。卽是轉機。此爲食之未動。關竅堵塞之故。再灌前藥些少。熱已漸退。症復遞減。乃從傷寒下例。以玄明粉一味化水。連灌三次。以開其大腸之燥結。是夜下黑糞甚多。次早忽言一聲云。我要酒喫。此後尙不知人事。以生津藥頻灌。一日而甦。

胡卣臣先生曰。驚風一症。小兒生死大關。孰知其爲外感耶。習幼科者。纔虛心領會此案。便可免乎殃咎。若駭爲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附沙宅小兒治驗

衛庠沙無翼。門人王生之表兄也。得子甚遲。然縱啖生硬冷物。一夕吐食暴僵。不醒人事。醫以驚風藥治之。渾身壯熱。面若裝硃。眼吊唇掀。下利不計其數。滿床皆污。至寓長跽請救。診畢。謂曰。此慢脾風候也。脾氣素傷。更以金石藥重傷。今已將絕。故顯若干危症。本有法可救。但須七日方醒。恐信不篤。而更醫。無識反得諉罪。生謗。王生堅請監督其家。且以代勞。且以壯膽。於是用烏蝎四君子湯。每日灌一大劑。每劑用人參一錢。其家雖暗慌。然見面赤退而色轉明潤。便

瀉止而動移輕活。似有欲言不言之意。亦自隱忍。至第六晚。忽覺手足不寧。揭去衣被。喜吞湯水。始極詆人參之害。王生先自張皇。竟不來寓告明。任其轉請他醫。纔用牛黃少許。從前危症復出。面上一團死氣。但大便不瀉耳。重服理脾藥。又五日方甦。是役也。王生於袁仲卿一案。若罔見。而平日提命。凡治陰病。得其轉爲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劑其偏。則無不愈。亦若罔聞。姑爲鳴鼓之攻。以明不屑之誨。門人問曰。驚風一症。雖不見於古典。然相傳幾千

百年。吾師雖闢其謬。頑鈍輩尙不能無疑。請明辨之。以開龔牘。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吾爲子輩大破其惑。以因破天下後世之惑。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恒有。設當日直以四字立名。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後人不解。遂以爲奇特之病也。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勁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

卒口噤。腳攣急也。而立目邪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症。出無不以爲奇特。而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入。必先中入太陽經。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眦。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因筋脈牽強。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症輕得愈者。又詫爲再造奇功。遂至各守顛門。雖日殺數兒。不自知其罪矣。百年

之內千里之遠。出一二明哲。終不能一一盡剖。疑
關。如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
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爲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
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蚤已身強汗多。筋脈
牽動。人事昏沈。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
踵。何繇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謾言小兒無傷
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爲獨多。
世所妄稱爲驚風者。卽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
內。卽愈爲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瘧
無汗。柔瘧有汗。小兒剛瘧少。柔瘧多。世醫見其汗

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爲名。而用參朮
朮附等藥。閉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爲大害。但
比金石藥爲差減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徹
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
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爲治。毫釐千里。最宜詳細。
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
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爲產後驚風。尤堪笑破
口頰。要知吾闢驚風之說。非謂無驚病也。小兒氣
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
面青糞青。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塞竅。

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識驚風鑿空之謬。子輩既遊吾門。日引光明勝義。洗濯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與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

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一表一裏之法。今謂熱邪當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擯矣。豈於古法有^未朱合歟。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鹵莽不悟耳。蓋人身一個殼子。包着臟腑在內。從殼子上論。卽骨亦表。而從近殼子處論。卽膀胱尾閭之間。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爲表。

之表在內以大小孔道爲裏之表。總驅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盜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近後門則驅從後門出。正不使其深入。而得窺寢室耳。若盜未至後門。必欲驅至。及已至後門。必欲驅從大門出。皆非自完之道也。試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脈皮毛肌肉筋骨也。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脈皮毛肌肉筋骨。則安得以在外者。卽名爲表耶。所以傷寒之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復有淺深之不同。胃之腑

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之腑。則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不。宜。但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近寢室。設無他證。牽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誤以包臟腑之殼。子分表裏。故動輒乖錯。誠知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外之血脈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門人又問曰。獲聞軀殼包乎五臟。奉之爲主之誨。心地頓開。但尙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奉何臟爲

主耶。答曰。頭爲一身之元首。穹然居上。乃主臟而
不奉藏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肺。口通脾。舌
通心。不過借之爲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
臟。則以頭之外殼包藏腦髓。腦爲髓之海。主統一
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減。卽頭領視深也。內
經原有九臟之說。五臟加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神
臟五形臟四。共合爲九。豈非腦之自爲一臟之主
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神。而腦之上。爲天門。身中
萬神集會之所。泥丸一宮。所謂上八景也。惟致虛
之極者。始能冥漠。上通。子輩奈何妄問所主耶。凡

傷寒顯頭痛之症者。用輕清藥徹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搐鼻藥搐去腦中黃水。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黃必須酒浸。藉酒力以上達。所謂鳥巢高巔射而取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症。皆從身之軀殼分表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自爲一臟。而顛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症治驗。并詳誨門人。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沈。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

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姑俟診畢。再三闕其差謬。主家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

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症見厥。先生確認為陽症。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為熱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終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脣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卽明者猶為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厥之

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嚎。尙不知悟。總由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乘無陽之比。况病者始能無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症。安得以厥陰之例爲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且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

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
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
咽痛者。其喉爲痺。厥而能食。恐爲除中。厥止思食。邪
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熱厥之旨。原未論及於
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勢極。
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
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
爲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
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
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症。相去天淵。後

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救陽爲主。治傷寒以救陰爲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鰲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措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爲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

胡貞臣先生曰。性光自啓。應是軒岐堂上再來。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金鑑春月病瘟。誤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症。壯熱不退。讖語無倫。皮膚枯澁。胸膈版結。舌捲唇焦。身踈足冷。二便略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率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效。求救於余。余曰。此症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症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卽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症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症陽症。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礙陽。與兩感症之病情符合。神

景原謂死症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卽以仲景表裏二方爲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若有生變化行鬼神之意。必可効也。於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行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然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諸症俱退。次日卽思粥。以後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於九死快哉。

辨徐國禎傷寒疑難急症治驗。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當大躁。將門牖洞啓。身臥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八井。一醫洵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診其脈洪大無倫。重按有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症。奈何認爲下症耶。醫曰。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用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尙恐不勝回陽之任。况敢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尙不欲嚥。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症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旣謂大熱。

爲陽症。則下之必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并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前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胡貞臣先生曰。先生雄辯。可以當仁。

治錢仲昭傷寒發癍危症奇驗。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疼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癍。神昏讖語。

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謂曰。此症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譏妄。若癡轉紫黑。卽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尙朗。乃平日足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尙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復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

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爲
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
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
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脉和食進其瘕自化
胡白臣先生曰病與藥所以然之故森森警發。

治傷寒壞症兩腰僂廢奇驗。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症兩腰僂廢臥床徹夜痛叫百
治不効求診於余其脉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比前大
減余曰病非死證但恐成廢人矣此症之可以轉移
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

則邪正混爲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實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旣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爲救全。而無治法。諦思良久。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脈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旣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卽能強起。再做前意爲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症。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症。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然則在下之症。血多。獨不可倣其意。而合桃仁

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
僂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
二劑而愈

胡白臣先生曰。金針雖度。要解鑄古鎔。今始能下手。
辨黃起潛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黃曙修與乃翁起潛。春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勢
輕。曙修年富而勢重。勢重者以冬不藏精。體虛不在
病耳。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轉側。氣止一
絲。不能言語。畏聞聲响。於表汗藥中。用人參七分。伊
表姪施濟。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贈人參
入藥服。後汗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贈入參一

錢與服。服後卽大便一次。曙修頗覺輕爽。然疑藥下之早也。遣人致問。余告以此症。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我謂卽日向安。不必再慮。往診。見老翁病尙未愈。頭面甚紅。謂曰。望久老翁。下元虛憊。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之症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則孤陽飛越。而危殆立至矣。此症從古至今。只有陶節庵立法甚妙。用人參附子等藥。收拾陽氣歸於下元。而加蔥白透表。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卽愈。萬不宜遲。其家父子俱病。無人敢主。且駭爲偏僻之說。旋卽更醫。投以表藥。頃刻陽氣升騰。肌膚

粟起。又頃刻寒顫。咬牙。渾身凍裂而逝。翁雖海濱一氓。留心管晏富國之略。而賚志以沒也。良足悼矣。其醫於曙。修調理藥。仍行尅伐。致元氣日削。謝絕醫藥。靜養六十餘日。方起於床。愈後。凡遇戚友家。見余用藥。率多詆訾。設知當日解表和中。俱用人參。肯捨命從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於濟卿之權巧矣。

附傷寒戴陽症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謂曰。此症頗奇。全似傷寒戴陽症。何以

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爲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爲床側。漆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躁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症。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眞陽易於上越耳。

胡貞臣先生曰。戴陽一症。剖析精詳。有功來學。

辨王玉原傷寒後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王。玉。原。昔。年。感。証。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爲。邪。熱。所。燥。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纏。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臥。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觸。蓋。新。熱。與。舊。熱。相。合。狼。狽。爲。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綱。繆。膠。結。之。情。治。之。茫。不。中。竅。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淺。者。可。退。深。者。莫。由。遽。退。也。面。足。浮。腫。者。肺。金。之。氣。爲。熱。所。逼。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臥。寐。不。寧。者。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耳。間。大。氣。撞。出。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今。病。體。虛。羸。中。無。阻。隔。氣。逆。上。冲。始。知。之。也。外。病。雖。愈。而。飲。

食藥餌之內調者。尙居其半。特挈二事大意爲凡病感者。明善後之法焉。蓋人當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淨。於此而補虛。則熱不可除。於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卽一半補虛。一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辨之。補虛有二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癰痢後。脾氣衰弱。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亦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爲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爲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二者亦霄壤之殊也。人身

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卽是虛。生津液卽是補虛。故以生津之藥。合甘寒瀉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門冬。生地黃。牡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爲治法。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止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誤投參耆苓朮補脾之藥。爲補。寧不并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味。如五谷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以充之。每食之間。便覺津津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

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久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寧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邪易除。乃爲貴耳。前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苓朮爲治。以不寐責心。用棗仁茯神爲治。總以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胡卣臣先生曰。傷寒飲食藥餌二法。足開矐矐。

答門人問蔣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門人問曰。崇明蔣中尊病傷寒。臨危求肉汁淘飯半碗。食畢大叫一聲而逝。此何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內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爲引。庶

無大動正氣。汗血等累。若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爲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散。蓋以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卽時發病。不似壯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蔣中尊者。向曾見其滿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永壽之人也。人惟欲然不足。方有餘地。可以應世。可以當病。若夫神采外揚。中之所存。寧復有幾耶。近聞其宦情與聲色交濃。宵征海面。冒蜃烟蛟霧之氛。尚犯比頑之戒。則其病純是內傷。而外感不過受霧露之氣耳。霧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分清道。原不傳經。

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培元氣厚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爲太陽之症。誤表其汗。則內傷必轉增。而危殆在所必致矣。且內傷之人。一飽一飢。蚤已生患。又誤以爲傷寒。而絕其食。已虛益虛。致腹中餒憊。求救於食。食入大叫一聲者。腸斷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饑民仆他。卽死。氣從中斷。不相續也。又如膈病。展轉不能得食。臨危每多大叫而逝。以無外感之邪。亂其神明。是以炯炯自知其絕也。果有外邪與正交爭。其人未死前。先已昏迷不省矣。安得精神若是哉。子以望聞問切之先。早清其鑑可矣。

門人又問曰。每見人之神采外揚者。病發恒多汗。而躁急不寧。何藥可以治之。答曰。上藥在。以神治神。蓋神既外揚。必須內守。方可逆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真對證之藥也。若夫草木之性。則取其氣下達。而味沉厚者用之。恒使勿缺。倣灌園之例。頻頻預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

門人又問曰。臨危索飯之時。尚有藥可救否。曰。獨生湯可以救之。吾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忽喚婢作伸冤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迫無奈。令進參湯。不可捷得。遂以白朮三兩。熬濃汁一碗。與服。卽時安妥。

况人參之力百倍白朮也。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姜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脉。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爲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于救藥。倘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爲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便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

與服之。時服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爲祟。余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胡貞臣先生曰。病情上看得委曲周至。大開生面。推原陸中尊瘡患病機。及善後法。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蒞任以後。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瘧。食飲減少。肌肉消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噯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大爲所苦。察脉症。因知先生之瘧。乃饑飽勞佚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明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爲所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在胃。則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瘧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

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噎氣者，胃中不和而顯
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
見之症。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候亦陽明胃經之候
也。內經陽明脈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
聲則惕然而驚。及刺瘡篇又曰：陽明之症，喜見火，喜
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爲悖謬耶？不知此正更實更
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陽明得
病之始，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惡其劫
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
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

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召。亦云亟矣。使當日稍知分經。用藥何至延繇若是哉。迄今喫緊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爲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爲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無人焉。參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

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干清道耳。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爲雲必得天氣下而爲雨。則二氣合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大空窒塞而成陰。瞠之象。人之胃中亦由是也。清濁偶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脉。水穀之濁氣下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培養中氣爲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碍。可以呼之於根。吸之於

高意草
三
助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爲合法耳。

胡貞臣先生說病機處。花雨繽紛。令觀者得未曾有。力爭截瘧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劉泰來年三十二歲。體豐面白。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臥巷曲當風。新秋病瘧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胸腹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飲食不入。能坐不能卧。能俛不能仰。勢頗危。

急雖延余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藥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速煎之。」余駭曰：「此何病也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誤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須

腹破曷不留此一命。必欲殺之爲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追至。擲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徵色且發聲矣。余卽以一柬而辨數十條。而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復精透。但參朮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尚未見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藥。捱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

辭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剝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爲力矣。病者曰：劉好一劑。俟半夜。果有此症。卽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尚可及否。余曰：旣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暈。忙服尊劑。亦不見効。但略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診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入參。至三錢。服過。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卽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

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卽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實喫飯喫肉。亦無不可。於是。以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掙。無隙可出。看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爲証驗。於是。以五苓散本方與服。藥纔入喉。病者卽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

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陀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葷酒襍投。及傷風未止。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迷津耳。實無居功之意也。

胡貞臣先生曰。世間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腦無補者多矣。此段轉移。全在危疑關頭。着力所以爲超。詳述陸平叔傷寒危症。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熱一班。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爲瘧後虛邪。

不知其爲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効。昏昏默默。漫無主持。彌留之頃。昆弟子侄倉皇治木。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脉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脉牽掣。不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其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

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爲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翹梔
子石膏滑石爲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但內有
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脉。減
白朮者。以前旣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晚連服二
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
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脉不爲牽掣。但陽明胃脉
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
加柴胡花粉芩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
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
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

且略一過啖卽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反顧。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憊。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略和胃氣。聞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法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云。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

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合爲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成銀色。所以神識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脉失養。而動惕不寧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傳經之邪爲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明中風。脉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

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平叔之脉。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疑。然治較此例倍難者。以非一表所能辨也。今爲子輩。暢發其義。夫天包地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玄穹不尸其功。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草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

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爲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爲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冲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生之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唇外吮咂。所謂水到渠成。迺更甘寒一二劑。此後絕不置方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靈雨霖霖。日復一日。漫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

之恒耳。必識此意。乃知吾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其素虛而反浚其生耶。

面議何茂倩令媛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爲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之藥。縱取効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症。故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効之時。而

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且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及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爲大滿大實。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出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傷腎。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爲不可治之症。而設。後人不察。槩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不治之症。而

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劫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乃麻微君之文者。誠爲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効。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之羸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爲猛藥所攻。卽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爲難。者首實有如驅良民爲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直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

解散一法。問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與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胡白臣先生曰。脹滿必從乎瀉。然善言瀉者補之。中無非瀉也。觀者須識此意。始得立言之旨。

辨痢疾種種受症不同。隨證治驗。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寧。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閉口痢狀。余診之。見六脉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症。乃誤治之症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

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爲主。治少加薑寇煖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本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寧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前因誤治。引動胃氣作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加以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卽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爲無功之功也。噫。今之隨主見。而圖可喜之功者。卽生出事端。亦謂病之

所有非醫之所造。誰懸明鑑而令絲毫莫遁耶。此所以成時醫之世界也。

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卽請余診。行動如常。然得內傷之脉。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卽議云。此症仍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多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也。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然疾勢尚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忙忙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卽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藥三劑。全安。若不辨症用藥。痢疾

門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况於疾未著而早見乎。

周信用年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

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

腫。肌膚晦黑。求治於余。診其脉沉數有力。謂曰。此陽

邪陷入於陰之症也。吾當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

吾自補藥來面治。於是携以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

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鵝蛋狀。

置椅褥上。墊殿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

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

漑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

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
連被臥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
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
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
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世兄患久痢。諸藥不効。蘇
郡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
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
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當識此意。使其緩緩久久透
出表外。方爲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入。徒傷其
正耳。

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搆

訟奔走日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一二
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
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踢足躁擾無
奈余診其脉弦緊勁急不爲指撓謂曰此症一團毒
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
三日外胃腸朽腐矣於是以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
二兩入大砂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稍寧片刻
少頃仍前躁擾一晝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已煎
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
畢見脉勢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

用生地麥門冬各四兩。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隨之奔竭。待下利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脉勢既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滯潤之藥。而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少氣沫耳。第三日思食。荳腐漿。第四日略進陳倉米清汁。緩緩調至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綫者。不可少此焦頭爛額之客耳。

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

日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脉數大空虛。尺脉倍加洪盛。謂曰。此兩症而湊於一時之症也。內有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症。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爲驟寒所乘。以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痢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猪肝魚腦。敗濁之形。故色雖變。而下利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卽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卽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丸服。至旬日全安。

葉茂卿幼男病痢。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其關脈。上湧而無根。再診其足脈。亦上湧而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症。乃胃氣將絕之症也。噤口痢者。虛熱在胃。壅遏不宣。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傷于苦寒之藥。不能容食。治惟有顛顛溫補一法而已。於是。以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遍地俱污。茂卿恐藥不對症。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卽治痢人之大小腸。盤疊腹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糞。今藉藥力催之速下。正爲美事焉。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三

日。人事大轉。思食不噓。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槽柏。以補中益氣湯調理旬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啖傷胃者多。內有積熱者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套治也。法

浦君藝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誤用參朮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利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碗。嘔至二三次。後胃與腸遂打爲一家。內中幽門闌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卽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玉及內

戚俱探余曰。此症可無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疾勢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已耳。於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其下奔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尙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胡貞臣先生曰。閉門造車。出而吞轍。使郡邑醫學

中倣此議病。先衡量所造高下。然後用之。則可矣。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療之法。

老先生玉體清瘦。澹泊寧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後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實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便。弩睜傷氣。故便出則陰乘于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傷。內傷輔養元氣爲上。加入外感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

先生方欲治腸中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蘊之溼。不思腸燥爲相安之恆。可以不治。卽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爲溼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導之。則悞甚矣。蓋瘦人身中。以溼爲寶。有溼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爲濕。是指火爲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腸。誤用滑藥。轉致滯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遺。輒矜祛濕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暫快。大腸之潤。而謬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實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之陰陽交勝者。漸至交離。而陰從瀉。傷陽從

汗傷兩寸脈浮而空。陽氣越於上。關尺脈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勢趨不返矣。然汗出尙有時。而下利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兩竭于下。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此時尙以滑石木通猪苓澤瀉等分。利小便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止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盡空。仰給于胃脘。食入毋俟停留。已挈柄而泄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暗行驅下。其臭甚腥。色白如膿。垢盡而腸氣亦不留。祇是周身元氣至寶。坐耗于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然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

出則腸胃俱空。繇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窒塞。口燥咽乾。徹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質輕者。胃中始愛而受之。此時尙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甚矣夫宣房瓠子之決。天子公卿。咸輕擲金馬壁雞奠之。以策羣力。而襄底定。請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於醫藥可乎。草野罔識忌諱。或者可與圖功耳。

附藥議

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茱萸、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升麻、赤石脂、禹餘糧。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爲四君。

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滲。恐傷陰也。而用山茱萸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臟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團聚於中不散。斯脈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肛不至火熱。食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爲喫緊關頭。故取四味重複。藉其顛力。至於用瀋以固脫。藥味多般不同。此用禹餘糧石脂者。取其顛固下焦之脫也。况腸胃之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

所謂下焦有病入難會。須用禹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也。又况悞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澁者救之。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二味服下。恐藥力清薄。不遂其留戀。故以啜羹之法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飲醇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謂爲難用。醫者見二味澁藥。從旁破爲不可用。不知十劑中澁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脂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內柔者也。中州土病而引土爲治。尙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

蒺。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

相同。光自不掩。必求行其所知。則淺者售而病乃殆矣。謂之何哉。

先生聞名而請。極其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

意。不才即於方末。慨嘆數語。飄然而別。次日先生

語戚友云。昨之論辨甚明。但石脂餘糧。生平未曾

服過。即婁中醫者亦未曾用過。只得附未達不敢

嘗之義。華天御孝廉薦治陳彥質之病。比先生更

重幾倍。石脂餘糧而收成功。其案具存。可覆閱也。

其後往郡迎醫用補劑稍効。然不善于補。轉致夜

間健食。脾氣泄露無餘。肛門火烙。陽氣下陷。久而

不升遂成瞽癰。竟付外科治瘳。吁嗟先生獨何不
身事視國也哉。

胡白臣先生曰。萍槎司馬。敷歷中外。清剛曉練。今
之顯允方叔也。從津門歸。

朝命再下。倚任方殷。司馬淹留抱疴。竟至不起。使用
嘉言之言。卽以疆場死。不猶愈易。簣家臣之手耶。
面議陳彥質臨危之症。有五可治。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
旋亦生長。不爲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蓋謀慮憂
鬱。過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

彼時卽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汨汨下行。總不停留變化。直出如箭。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可收。每以熱湯浴之。睜叫托入。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利二十餘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煤。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脈。察其症。因爲借箸籌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則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尙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陽氣脫盡。當魄汗

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汗出不過偶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猶存也。二也。胃中尙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症。則相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艱于睡。然交捷時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候。四也。脈已虛軟無力。而激之間亦鼓指。是稟受原豐。不易摧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以失治。曠曰。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八陰中。大股熱氣。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綫生意者。以他臟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爲。

倚藉。供其絕乏耳。夫他臟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食飲微化。便泄微止。肛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食飲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不可用。所藉者。必參朮之無陂。復氣之中。卽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力未易辦。况纔入胃。卽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乎自裁耳。於是。以人參湯。調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爲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先生之病。視此。尙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駭而不用。奈之何哉。

胡貞臣先生曰。似此死裏求生。誰不樂從其他拂
情處。不無太直。然明道之與行術。則徑庭矣。

論黃湛侯吐血暴症治驗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噤爆一口。傾血
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龕勁。診其
脈。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太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
驗血。見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猪後半之
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
陰之脈。繫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涵湧而出。
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曰。只有一法。

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墜安元氣。若氣轉丹田。尙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潮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亟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漑以熱湯。半日服盡。身熱漸退。勁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尙出深紅之血。蓋許因時令大熱。遵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如秋石。服之遂愈。

胡卣臣先生曰。此等治法。全在批剗導竅處用意。

未許向痴人說也。

論聞君求血症兼痰症治法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法其出頗多咳嗽生痰上氣面青少澤其脈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色脈諦詳總是陰血不足也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血反滋其痰本以驅痰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夫脈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爲之也以脫血故致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廼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爲良

治然胸膈肺胃間頑痰膠結。既阻循環。又難培養。似
乎痰不亟除。無別生血之法矣。不知此症而欲除痰。
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
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
之法。先以微陽藥開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
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開者復閉。所用生血之
藥。蚤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而血生。血生而氣
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膠結之痰
者。卽此氣也。此際始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氣存。累
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

甘生痰厚味傷陰已也。人身自平旦至日中行陽二
十五度。飲食易消。故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
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痰。釋教以過午戒食。其大
藥王護身之一則歟。進之調攝尤爲緊關。蓋賢人嘗
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爲收。冬者於時爲藏。法天地
之收藏。而寧茹勿吐。寧拒勿迎。寧早臥。毋早興。蟄蟲
尙知閉戶。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况乎欲血不再
脫。尤貴退藏於密耶。又况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
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諉之病色。至春月發榮之時。
更何諉耶。然春月之榮。不至春月始也。始於秋冬收

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卽欲發榮。其
如泉竭。不足以漑苞稂。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
圖之。則萬無及矣。

胡杏臣先生曰。捫虱而談。可驚四座。

爲顧枚先議失血症治并論病機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鰥居
鬱鬱。壬午孟夏。患失血症。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
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脈
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
咳嗽。喉間窒塞。胸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

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失血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生牛膠黃柏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咳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咳復增。又以爲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丸中之些微。附桂以引火歸原。總繇未識病情也。請因是症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爲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爲寶。是以失血之症。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爲飲。醇傷胃。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

內虧而外不覺也。胃脈從頭至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音。必至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胸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于背。以背爲胸之府也。至於肩髃骨空。鑽如刀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爲三腕。上腕氣多。下腕血多。中腕氣血俱多。今胃中旣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爲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

氣并於膈之下。致然氣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于陽。氣并于陰。乃爲熱中。又言痺成爲消中。痺卽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飢。而肌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爲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病嘔血者何耶。內經又以胃脈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爲胃氣已逆。若人迎脈盛。則熱聚于胃。而內生癰。今胃脈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上二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卽爲消。血積於中。卽爲癰。而隨積隨嘔。則爲此症。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飽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

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
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爲醉飽之餘所
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于不息之途。是以開此脫
血一竇。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病。不如此其分經
辨症。何從措手乎。豈惟經也。絡亦宜辨。胃之大絡。貫
膈絡肺。不辨其絡。亦孰知膈間緊逆。肺間氣脹痰膠。
爲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
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咳嗽喘滿
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急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
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

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
難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爲蠱，爲癥，猶
緩也。聚於上爲喘，爲厥，則驟也。惟遵內經熱淫血溢
治以鹹寒之旨爲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
渴癰疽兩患，可無妨碍。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
走。經氣下行，後乃可除絡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
始消也。未易言也。

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
以必須議病，不議藥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玄明
粉化水，煮黃柏。秋石化水，煮知母。以清解蘊熱而

消痰化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太寒。渠家果不終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脇高腫數圍。肺內生癰。寒熱大作。喘咳不休。食飲不入。腑凡不敢動移。以致脊肉磨穿。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再求爲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症蠡出。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戒。兼啖生冷。肺復生癰。一夕嘔痰如猪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未流難挽何哉。

胡白臣先生曰。向傳顧病治愈。競稱神僊。其後未免以成敗論矣。倘用鹹寒時。遇有識者。讚之何至渴而穿井。鬪而鑄兵耶。然此案堪自傳也。

面論顧季掖乃室奇症治之奇驗

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勉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于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艱難。稍急。卽連粒嘔出。全如噎症。更醫數手。咸以爲胎氣上逼。脾虛作腫。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爲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

將絕始請余診。毫不洩露病狀。其脈尺部微濇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若毆傷色。余駭曰。似此凶症。何不早商。季掖曰。昨聞黃咫旭乃室有孕而膈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可療否。余曰。此症吾視若縣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姑以善樂一二劑。通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脈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脈之微濇。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

也服一大劑復卽努痛如欲產狀季掖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閉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污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旬餘尙去白污並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蔭胎之血和胎俱化爲膿也病者當時胸厭俱開連連進粥神思請爽然朽胎雖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爲青腫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壅遏爲寒熱咳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爲主旬餘果獲全痊。

顧生升恆曰先生議內子病余甚駭爲不然及投

劑如匙開鑰。其言果驗。朽物既去。忽大腫大喘。可
駭。先生一以清肺藥。批郤導窾。病邪旋即解散。下
二旬。體復康平。抑何神耶。內子全而老母不至。尸
饗。幼子不至。啼饑。此身不至。隻影。厚德固難爲報
耳。因思譚醫如先生。眞爲軒岐繼後。世俗之知先
生者。卽謂之謗先生可也。然而百世之下。猶當有
聞風興起者矣。崑庠晚學。顧升恆季。掖甫謹識於案末。

面論姜宜人奇症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姜宜人得奇症。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
以爲神秘。余見之。辨曰。交腸一症。大小二便。易位而

出若交腸然。古用五苓治之。專爲通前陰而設也。若此症閉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而非者。况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於中。此症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有毫釐千里之不同。安得擬之。原夫疾之所始。始於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不能統攝。而錯出下不行。有若崩漏。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固。乃誤認爲崩漏。以涼血清火爲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盡。潮汛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實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

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爲拳爲塊。奔疼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鄰國爲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于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以榮週身而灌百脈者。今乃暗歸烏有。則苞稂失潤。而黍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隘。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爲之大亂。勢必大腸之故道復

通。迺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又况水穀由胃入腸。另有幽門。泌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爲穀道。是幽門闢爲垣徑矣。尙可用五苓再闢之乎。又况五苓之劫陰爲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爲靈秘者。大率皆誤人者也。若宜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媪曰。時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乎哉。今大腸之脈。纍纍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棗葉生乎。棗葉生而言果驗。胡占臣先生曰。此等症他人不能道隻字。似此河

漢無極。而更精切。不可移易。爲難能矣。

治陸令儀尊堂肺癰奇驗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姜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爲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太過。濕蟲不生。無人不病咳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臥寐不寧。咳動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脾胃食不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倍增。其脈時大時小。時牢時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勻水沃焦。無俾緩急。諸子徬徨無

措知爲危候。余方明告以肺癰將成。高年難任。於是
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其肺氣之壅。卽覺氣稍平。
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
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一時。究竟暫開者。易
至復閉。迨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迄今乘其暫開。多
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方是愈期。蓋身中
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俟燥金退氣。而肺金
乃得大寧耳。令儀昆季極懇。力治之。此六十日間。
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可用補。而
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運食。

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朮。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咳頻。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者忽然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一大便。畧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康健加。食倍於曩昔。蓋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食。復其水穀。容受之常。方爲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症有退思焉。語云。宜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宜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

胡貞臣先生曰。還丹不過九轉。舉世模之不就。陳
詮可襲。活法固難通也。

議郭台尹將成血蠱逝症

郭台尹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腹不舒。治之罔效。茫不
識病之所存也。聞僕治病。先議後藥。姑請診焉。見其
精神言動。俱如平人。但面色痿黃。有蟹爪紋路。而得
五虛脈。應之。因竊疑而詰之曰。足下多怒乎。善忘乎。
口燥乎。便秘乎。胸緊乎。脇脹乎。腹疼乎。渠曰。種種皆
然。此何病也。余曰。外症尙未顯。然內形已具。將來血
蠱之候也。曰。何以知之。曰。合色與脈而知之也。夫血

之充周於身也。榮華先見於面。今色黯不華。既無舊
恙。又匪新疴。其所以憔悴不榮者何在。且壯盛之年。
而脈見細。損宜一。損皮毛。二。損肌肉。三。損筋骨。不起
於床矣。乃皮毛肌肉步履如故。其所以微弱不健者。
又何居。是敢直斷爲血蠱。腹雖未大而腹大之情形。
已著。如瓜瓠然。其日趨於長也。易易耳。明哲可不見
機於早耶。曰。血蠱乃婦人之病。男子亦有之乎。曰。男
子病此者甚多。而東方沿海一帶。比他處更多。醫不
識所繇來。漫用治氣治水之法。嘗試天枉不可勝計。
總緣不究病情耳。所以然者。以東海擅魚鹽之饒。魚

者甘美之味多食使入熱中。鹽者鹹苦之味。其性偏於走血。血爲陰象。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氣亦積漸而化爲熱矣。氣熱則結而血始不流矣。於是氣居血中。血裹氣外。一似婦女受孕者然。至彌月時。腹如抱甕矣。但孕系於胞中。如熟果自落。蠱蟠於腹內。如負贅難療。又不可同語也。究而論之。豈有東方之水土致然。凡五方之因膏梁厚味。椒薑桂糈成熱中者。除癰疽消渴等症。不嘗見外。至脹滿一症。人人無不有之。但微則旋脹旋消。甚則脹久不消而成蠱耳。倘能見微知著。宜至相尋於覆轍耶。

要知人之有身。執中央以運四旁者也。今中央反竭。四旁以奉其錮。尚有精華發見於色脈間乎。此所以脈細皮寒。少食多汗。虺羸之狀。不一而足也。余言當不謬。請自揆之。月餘病成。竟不能用。半載而逝。

胡貞臣先生曰。議病開此一法門。後有學者。及不可

答門人問州守錢希聲先生治法

門人問曰。州尊暴病。嘔血數升。指尖微冷。喉間窒塞。聲不易出。安危之機。關於醫藥。有用溫補。人參阿膠之屬者。有用涼血生地玄參之屬者。有用降火黃柏知母之屬者。漫難適從。請吾師確言其理。以開瞽聵。

答曰。古今論失血之症。皆混在痰火一門。是以言之不中肯綮。吾試爲子詳之。夫血病有新久微甚。無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陰陽不同。治法因之迥遠。州尊雖舊嘗失血。不過傷損之類。其原頗輕。今入春以來。忽爾嘔血數盃。則出之暴矣。經云。暴病非陽。則其爲火也。卽非陽火。甚明。陽火者。五行之火。天地間經常可久之物。何暴之有。設其暴也。復可以五行之水折之。不能暴矣。惟夫龍雷之火。潛伏陰中。方其未動。不知其爲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蓋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

青日朗則退藏不動矣。故凡用清火涼血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虐者也。大法惟宜溫補。而溫補中之微細曲折。要在講明。有素經曰。少陰之脈。榮舌本。謂腎脈榮達於舌根之間也。又曰。咯血者屬腎。明乎陰火發於陰中。其血咯之成塊而出。不比咳嗽癆症。痰中帶血爲陽火也。此義從前未有發明。惟漢代張仲景爲醫中之聖。於傷寒症中。垂戒一歎云。誤發少陰汗。動其經血者。下竭上厥。爲難治。後人隨文讀去。治下竭上厥之理。總置不講。不知下竭者。陰血竭於下也。上厥者。陰氣逆於

上也。蓋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不上。奔陰氣上奔。而陰血不得不從之上溢。陰血上溢。則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能復返本位。則上厥矣。陰氣上逆。不過至頸而止。不能越高巔。清陽之位。是以喉間窒塞。心忡耳鳴。胸膈不舒也。然豈但窒塞不舒已哉。陰氣久居於上。勢必龍雷之火。應之於下。血不盡竭。不止也。氣不盡厥。亦不止也。仲景所以斷爲難治者。其以是乎。但止曰難治。非謂不治也。仲景不立治法者。以另有卒病論。一十六卷。顛

論暴病。後世散逸無傳耳。吾爲子大開其局。則以健脾中陽氣爲第一義。健脾之陽。一舉有三善也。一者脾中之陽氣一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空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留纖翳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不竭之血也。况乎地氣必先蒸土爲濕。然後上升爲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當清乎。今方書皆治陽火之法。至龍雷之火。徒有其名。而無其治。反妄引久嗽成癆。痰中帶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咳爲例。不思咯血卽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

咳氣下則不咳矣。况於原無咳嗽者乎。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桂附引火歸原之法。然施於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已虧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可滋之擾耳。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以秋冬則龍潛雷伏也。用收藏藥不効。略用燥烈爲鄉導。以示同氣相求之義。則可既以收藏。寧敢漫用燥烈乎。先生宿有損傷失血之病。值此上下交。匱功令森嚴。人心不逞。惴惴其不免。是勞傷又益以憂恐。恐則傷腎。而少陰之血。無端溢出。與仲景所謂誤發少陰汗動其血者。初無少異矣。又况肝主謀慮。

性喜疎泄。冬間腎氣不藏久已供肝木之挹取。今春令將行而肝木居青龍之位。震雷之司。乘權用事。是以天時之龍雷未動。身中之龍雷先動。其血已暴湧而出。不識後此春夏十二氣。龍雷大發之時。將何血以奉之耶。夫大病須用大藥。大藥者。天時春夏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昔人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名之曰逃。其心境爲何如哉。子後遇此病。必以崇土爲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必止。萬物以土爲根。元氣以土爲宅。不可不亟講矣。

胡白臣先生曰。今世失血一症。甚夥。前後四案發。

明無窮奧義垂誨殷殷此篇詳論陰火

原委尤補千古闕失

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症治驗附葉氏婦治驗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月感寒至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雞麵雞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物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其脉上湧而亂重按全無嘔噦連綿不絕聲細如蟲鳴久久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餘憾余籌畫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人參但纔入胃中卽從腸出有日費斗金不勾西風一浪之

譬柰何。渠曰：儘在十日之內，尚可免備。余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若稍回，少頃大便氣卽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觔，俱從大便瀉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糲粥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於是，以人參、陳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尚未填實。復以赤石脂末爲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

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遂
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九。調理通共去人參九兩全
愈。然此亦因其胎尚未墮。有一綫生氣可續。故爲此
法。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
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疾百日失蔭之故。
葉氏婦亦傷寒將發。誤食雞麵雞子。大熱喘脹。余憐
其貧。甚病正傳。陽明胃經。日間與彼雙表去邪。夜間
卽以酒大黃玄明粉。連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
不動。次早卽輕安。薄粥將養。數日全愈。此蓋乘其一
日驟病。元氣太旺。盡驅宿物。以免纏綿也。設泥有孕。

而用四物藥和合下之則滯藥反爲食積樹黨矣。
胡卣臣先生曰前治神矣後治復不減蓋前治明
後治良也行所明以持危扶顛藉有天幸者多矣。
此嘉言所以昭述其事亦曰不得已歟。

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症用緩治法而愈

咫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延余診
時尺脈已絕而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未
一通止是一味痰沫止湧厭厭待盡無法以處邑庠
有施姓者善決生死謂其脈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
不然脈經明有開活一欸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

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効。於是始獨任以觀驗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緣女病至尺脉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乾姜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姜易乾姜。用六君子湯加旋覆花煎。調服下。嘔卽稍定。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爲劫病而致憾。余曰。無恐也。治此不愈。願以三十金爲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炤應。藥必親調。始與服之。

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加。舉家稱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餘矣。一則夏憂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爲囑。余曰。臟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急圖耶。舉家僉以余爲不情。每進診脈。輒聞病者鼻息之揚。但未至發聲相詈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膈而作嘔。硝石大黃通腸之藥。恐傷胎而殞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下。腸通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著。

又議曰一孕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謂醫者。然後迺得名耳。

胡貞臣先生曰。議病入理之深。自然入俗之淺。如中無開闢之語。及臟氣逐日漸通之語。豈堪向尋常索解耶

面議倪慶雲危症再生治驗。

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余適診之。許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病

已至此。滴水不能入喉。安能服藥六劑乎。余曰。但得此等甘溫入口。必喜。而再服。不須過慮。渠諸子。或庠或弁。亦知理折。僉曰。既有妙方。何不卽投見。効必先與理中。然後廼用此。何意耶。余曰。金匱有云。病人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言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爲胃底之水。臭水爲腸中之水。此水見出。則胃中之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氣。止存一絲。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績。一時之深心。卽同千古之

已試何必更疑。及簡仲景方。見方中用煨姜。而不用乾姜。又謂乾姜比半夏性更燥。而不敢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蛔蟲。必上居膈間。非乾姜之辣。則蛔蟲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此。君曷可泥哉。諸子私謂言有大而非誇者。此公頗似。姑進是藥。觀其驗否。進後果再索藥。三劑後病者能言云。內氣方接。但恐太急矣。天明再服。後且轉方爲安。至次早未及服藥。復請前醫參酌。衆醫交口極沮。渠家并後三劑不肯服矣。余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

吾卽於衆醫前立地轉方。頃刻見効。再有何說。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茶匙與之。纔一入口。病者曰好藥。吾氣已轉入丹田矣。但恐此藥難得。余曰易耳。病者十四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憊甚。因圖脫衣安寢。冷氣一觸。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渠飢甚。竟食二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怒。以物擊婢。復嘔。與前藥立止。已後不復嘔。但困倦之極。服補藥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理中二劑耳。

胡卣臣先生曰。旋伏代赭一方。案中屢見奇績。但

醫家未肯信用。熟讀前後諸案。有了無疑惑矣。

論吳叔寶無病而得死脉

吳叔寶先生。因治長公聖符之暇日。無病索爲立案。豈求隔垣早見。而撤土先防乎。僕未悉翁平素之脉。因嘗藥而吐瀉交作。始爲診之。見脉躁而不靜。勁而不柔。疑所傷甚大。乃翁漫不介意。無非恃體之堅固耳。及其道平昔。始知稟受元陽甚旺。從前所患皆爲熱中之病。蓋膏梁厚味之熱。陽氣載以俱升。勢必發爲癰疽疔毒。及膿潰斗許。毒盡而陽不乏。夫非得於天者厚耶。然屢費不貲。久從暗耗。况人身候轉不常。

始傳熱中。今傳寒中矣。熱中則一身之痰。俱變爲熱。痰熱則走。故發爲瘡瘍。寒中則一身之痰。俱變爲寒。痰寒則凝。故結塞於胸膈。不易開散。一繇陽氣高亢。一繇陽氣卑微耳。今見脉中。或三至一轉。或五至一轉。不與指相值。自爲區別。雖名三五不調。其實陽氣孤危已甚。翁弗病則已。萬一病出。必非舒徐紆緩。試卽以冬時爲譬。寒威凜冽。陰霾晝見。天日無光。或有之矣。能無慮乎。據所稟之厚。宜百年有嘗。迺今亦覺少衰。扶身藥餌。有斷不可缺者。服藥而服。返其駟。緝續罔間。尚可臻古稀之列。蓋所稟之豐。如有國者。祖

功宗德之隆。卽當衰季。復有中興一段光彩耳。

翁見案不懌。至冬月果患胸腹緊痛。脹悶不堪。以滾酒熱鹽內澆外熨。不止。服附子理中十數劑始安。次年四月臨喪過哀。嘔血升餘。服潤滯藥過多。飲食入胃。先痛後嘔。大便粘滯而不堅燥。欲成痰隔。在郡更醫十餘手。襍投罔効。歸用土醫。服觀音對坐草。而胃氣搜削殆盡。最後飲水惡熱。乃胃中久失穀養。津液盡枯。一團眞火內熾。凡病此症者。無不皆然。醫者不審痰膈與熱膈異治。尚以牛黃狗寶。漫圖僥倖。僕以未病先識。不敢染指投劑。亦

繇時輩媚嫉。欲借翁爲刀俎地。先以去年所用之藥爲謫端。是以卽有旋伏代赭成法可施。承賞不下耳。可勝悼哉。

胡卣臣先生曰。輿謗易興。易息。出於公耳。獨壘篋中之鬼域。造端微而貽禍遠。可慨慨。

附與門人論飲滾酒過多成膈症之故。

過飲滾酒。多成膈症。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達也。蓋膈有二種。一者上脘之艱於納。一者下脘之艱於出耳。然入之胃中。全是一團冲和之氣。所以上脘清陽居多。不覺其熱。下脘濁陰居多。不覺其寒。卽時

令大熱而胃中之氣不變爲熱。時令大寒而胃中之氣不變爲寒。氣惟冲和。故但能容物。不能化物。必藉脾中之陽氣入胃。而運化之機始顯。此身中自然之造化也。麴蘖之性。極能升騰。曰飲沸酒。不輒勢。必將下皖之氣。轉升於中上二皖。而幽門之口。閉而不通者。有之。且滾酒從喉而入。已將上皖炮灼。漸有腐肉之象。而生氣不存。窄隘有加。止能咽水。不能納穀。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膈症也。若夫熱藥之性。其傷人也。必僭以火。曰炎上也。寒藥之性。其傷人也。必濫以水。曰潤下也。不僭不濫。而獨傷中焦冲和之氣者。必無

之理也。設果服附子能成膈患。去年勸勿飲熱酒時。何不蚤言。而治錢州尊失血。大劑倍用。又何自戾耶。赤土不容硃砂。巧於用譖。此方之不我穀者。豈偶哉。

面論大司馬王岵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眼耳鼻口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是也。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爲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

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故能聽之。
近剛不礙。而聽遠不無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然較
之聵病。一天一淵。聵病者。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
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爲主。而方書所用石菖蒲。麝香
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爲此而設。至於高年陰
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此理從無一人會及。反以治
少壯耳聵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爲治。是以百
無一効。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
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
入之聲。爲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

聽稍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不肖悟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効。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爲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治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子山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繇是空曠無碍。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尚可細聆。豈更與人聲相拒。艱於遠聽耶。此實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而視愈明。反聽而聽愈聰者。然後知昌之斯言。非臆。說也。謹論。

附答帖翁公祖書

捧讀祖臺鈞論耳中根原甚悉。且考究方書。揣摩仲
景。卽深於醫旨者。不能道隻字。不肖昌竦然於金石
之音。從茲倍加深入矣。慶幸慶幸。昨方論中。明知左
耳有一膜遮蔽。姑置未論。但論右耳。所以時清時混
之故。在於陰氣上觸耳。蓋人兩腎之竅。雖開於耳。而
腎氣上入耳際。亦惟膈膜所蔽。不能越於耳外。止於
耳根。下少則微鳴。多則大鳴。甚且將榮耳之筋。觸之
跳動。直似撞穿耳輪之象者。然實必不可出也。設陰
氣能出耳外。而走陽竅。則陰陽相混。非三才之理矣。
故耳之用妙。在虛而能受也。外入之氣。隨大隨小。至

耳無礙。惟內觸之氣。咕咕有聲。所以外入之氣。僅通其半。若鬱怒之火動。內氣轉增。則外入之氣轉混。必內氣漸走下竅。上竅復其虛。而能受之體。然後清清朗朗。聲入卽通。無壅礙也。方書指爲少陽膽。厥陰肝。二經熱多所致。是說左耳分部。然少陽之氣。能走上竅。其穴皆絡于腦巔。無觸筋中耳之理。不當與厥陰混同立說。其通聖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壯火之法。丹溪所取。亦無確見。惟滾痰丸一方。少壯用之。多有効者。則以大黃黃芩沉香之苦。最能下氣。而礞石之重墜。大約與磁石之用相倣也。不肖昌所以不用此。

方者以其大損脾胃且耗胸中氤氲之氣耳至於腎
虛耳鳴指作膀胱相火上升則陽火必能透其上竅
不爲鳴也尤見丹溪無據之譚易言水中有火原說
真火故坎中之一點真陽卽真火也年高之人腎水
已竭真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况有厥陰之
水爲之抱取乎然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如蓋中添
油而焰焰自小誠爲良治乃云作陰虛治不効者知
其泛論世人不爲老人立法也夫收攝腎氣原爲老
人之先務豈丹溪明哲而爲此等議論乎不肖昌昨
方論中欲返祖臺右耳十餘年之聰以仰答帝鑒慰

藉蒼生耳。非爲左耳。數十年之錮論也。草野不恭統。惟原宥連復。

胡貞臣先生曰耳鳴之故從來無人說透此案方大開清

直敘王岫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岫翁公祖自春月論耳鳴後見昌執理不阿知爲可

國用至冬初以脾約便艱再召診視進菴蓉胡麻山藥

首烏等四劑則潤蓋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故

効敏耳自是益加信悅時木沫枉駕就問披衷相示冬

盡偶因飽食當風忽然一吐傾囊而出胃氣大傷隨

召診間體中微似發熱左關之脈甚大自云始先中

腕不舒今覺氣反攻左始用梨汁不投今用蔗漿稍

定。不知此何症也。昌因斷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穀，出盡無留，空虛若谷，而風自內生，兼腸中久蓄之風，乘机上入，是以胃中不安。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攻左，而左脈卽爲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于內，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物，而一効一不効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之和中也。于是以甘寒一派之藥，定方。人參、竹瀝、麥門冬、生地黃之屬，衆議除參不用。服後腹中呱呱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

是胃經受病而胃脈反不見其病祇是上下兩傍心
腎肝肺之脈時時另起一頭不安其常因爲剖心爭
論謂此非上下兩傍之見病端也乃中央氣弱不能
四迄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現飢餒之象耳觀公祖
自云口中之味極淡又云水到喉管卽注住不肯下
行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留住喉間不能更吞春
新水耳宜急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則中央之樞軸
轉而四畔之機關盡利喉管之水氣不逆而口中之
淡味亦除矣如不見信速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
時悞事也然而言過激烈反怪爲故意驚駭改召二

醫有謂中風者有謂傷寒者見各不同至于人參之
不可用則同聲和之謂症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
微用發表之藥卽汗出沾濡又同口讚之曾不顧已
竭之胃氣追之實難反開關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
蕩呃逆不休矣再傲倖而投黃連一劑將絕之系加
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及復召昌至則脈已大
亂如沸如羹頻轉頻歇神昏不醒身強莫移年壽間
一團黑滯其氣出則順而入必噦通計晝夜一萬三
千五百息卽得一萬三千五百噦矣二醫郅禍謂昌
前所議四君子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存亡尙圖雍

容樽俎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加參朮之
膩阻立斷矣。惟有仲景旋覆伏代赭石一方，可收神功
於百一。進一劑而噦勢稍減，二劑加代赭石至五錢，
噦遂大減。連連進粥，神清色亮，脈復體輕。再用參苓
麥冬、木瓜、甘草平調二日，遂康復如初。此蓋祖翁少
時純樸不凋，故松柏之姿，老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
也。卽論藥亦非參之力，乃代赭引參下行之力也。祖
翁病劇間，昌何爲不至及病間見，昌進藥卽鼓勇欣
嘗抑何見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湯藥以行菽水之
奉快矣。快矣。

左氏春秋無與於兵而名將以爲兵法之至精見
理不到則一心之運用不出也噫難與俗人言胡
貞臣先生評

直推岵翁公祖病後再誤貽患

岵翁公祖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
然苦著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
事前病獲安競以爲人參之力而卸禍者反得居功
謂其意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不肖商確以示
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誘之曾不顧夫一誤再
誤也吁嗟善後之圖維遂果易謀乎哉前所論虛風一

症。昌纔用甘寒藥一劑。稍効俄焉。更醫悞以傷寒爲治。而致危殆。昌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尙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叅酌。曾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此際欲造庭力爭。是謂生端。卽上書陳說。又恐中格。惟有撫膺展轉太息而已。吁嗟。時事之不可爲大都若此矣。然雖不得借箸前籌。未可不列眉而論也。內經云。風者善行而數變。言風之爲病。無定體也。又曰。病成而變。此則專言胃風所傳之病。變症最多也。變症有五。一曰風成。

爲寒熱以風氣通肝。則木盛而侮脾胃。故生寒熱也。祖翁前病時。左關之脈獨大。自云氣反攻左。而每多寒熱之候。致醫輩視爲外感者。是其徵也。一曰厥成爲巔疾。厥者逆也。謂胃氣逆而上升。成巔頂之疾。如眩暈之類也。祖翁前病時。呃逆不休。時覺昏暈者。是其徵也。一曰痺成爲消中。痺者熱也。熱積胃中。善食而易飢。火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積熱。而多欲得食者。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爲飡泄。言胃中風熾。飡已卽泄。不留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當無故泄下數行。是其徵也。一曰脈風成爲癘。言胃中之風。

醞釀既久。則榮氣腐而不清。肌肉之間。漸至瀆爛。以胃主肌肉也。祖翁四末。及脈道之間。慣生瘡瘍。浸淫爲害者。是其徵也。此五者。總爲胃風之病。祖翁俱已見端。又喜食羊肉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繇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卽清薄之味。尙不易化。况於肥甘乎。今之醫者。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明語以虛風之症。意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

昌

於此殆

不勝古今國家之歲矣。

案雖定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覽。兼值昌有浙遊旋

曰祖翁復得重恙。召診時語昌云。一病幾危。今幸

稍可。但徹夜撰改本章不輟。神亂奈何。昌對曰。胃

風久熾。津液乾枯。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

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眾議方中用參太少

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

劑不効。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

高不返。而仙逝。入旬元老。勲勒鼎彝。子姓森森。遶

榻三匝。夫來復何憾。獨昌親承棧樸之化。於報稱之

心。有所未慊也。哀哉。

直敘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筠枝先生創業維艱。大率得之節嗇者多。然七旬御女不輟。此先天元陽固密。非人力之所爲也。若能良賈深藏。可以百年用之不竭。奈何以御女之故而數擾其陽耶。夫陽者親上而衛外。易出而難收者也。在根基淺露之軀。毫不敢肆情縱慾。幸而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乃以房中之術。自伐其根。而重加栽接。致大命危於頃刻。豈悞以節嗇之方。而倒施之御女乎。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此時調攝之藥。全以扶陽抑陰爲主。翁偶不快。于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香薷黃柏石膏知母滑石車前木通投之。卽

刻不支。臥於牀褥。次早余見時。則身僵頸硬。舌強喉啞。無生理矣。余診畢云。此症雖危。然因誤藥所致。甫隔一晚。尙可以速追。急以大附子乾薑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煎服。可以解此厄。萬不宜遲。渠諸子不能決。余忙取藥自煎。眾議姑以前方煎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只得從之。藥成送進。適前醫再至。遂入診良久。阻藥不用。余面辱其醫。進房親督灌藥。寸香之久。翁大嘔一聲。醒而能言。但聲雖而細。呼諸子乳名云。適纔見州官回。詢其所繇。開目視之。不語。轉問醫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擡手一拱。又云。被縫

有風來塞塞。余甚快。忙出煎所存三分之藥以再進。維時嫺族襍至。商以肩輿送余歸寓。余斷欲進藥。眾勸云。且暫回寓。或者明日再請。其意中必懼吾之面折醫輩耳。及他醫進藥。啞贖如前藥。二日而逝。余爲之嘆惜不已焉。七旬御女不輟。斧斤於內而假庸醫以權。長子次子繼天。斧斤於外而開嫺族以釁氣機久動。尙自謂百年無患也。於人乎何尤。

胡貞臣先生曰。獻玉而遭別認爲頑石也。投珠而按劍。詭爲不祥也。至剖石得玉。轉災爲祥。尙然不識。則何見耶。醫事固裂。亦所遇適窮耳。